

新锐女作家长篇小說丛书

家

园

王华 著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FENGHANG PUBLISHING GROUP

新锐女作家长篇小说丛书

家园

王华著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WENYI PUBLISHING GROUP
Jiangsu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南京 210014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家园 / 王华著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08.6

(新锐女作家丛书)

ISBN 978-7-5399-2878-4

I. 家… II. 王…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56235 号

书 名 家园

著 者 王 华

责任编辑 黄孝阳

责任校对 二 木

责任监制 卞宁坚 江伟明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照 排 南京紫藤制版印务中心

印 刷 江苏新华印刷厂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开 本 652×960 毫米 1/16

字 数 270 千

印 张 16.25

版 次 2008 年 6 月第 1 版, 200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2878-4

定 价 24.0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第一章	有个村庄叫安沙	(1)
第二章	依那原来叫陈卫国	(27)
第三章	寻找新家园	(40)
第四章	酒	(50)
第五章	张望山外	(58)
第六章	遭遇	(70)
第七章	临别前的狂欢	(124)
第八章	搬迁	(140)
第九章	新生活序言	(150)
第十章	依那的脸	(171)
第十一章	挣钱	(182)
第十二章	解救	(188)
第十三章	蚂蚁	(191)
第十四章	死亡	(198)
第十五章	钱	(210)
第十六章	点子	(220)
第十七章	“曹操”将移驾冰河	(235)
第十八章	事变	(244)

第一章 有个村庄叫安沙

一

当依那以一个灵魂的姿态回到安沙的时候，安沙庄已经被淹没在两百米深的水下。而安沙庄的那些竹楼却漂浮在水上，形成了一个水上村庄。送他回安沙的老哥们王相，看到这一奇观时坚持说，依那当时惊喜得直淌泪。因为揣在他怀里的那只裹着依那贴身衣服的包袱湿了一块，而且温温的。这个时候，依那的尸体在南极屯被扮成了一具古王者的干尸，正等待着人们去瞻仰。

依那本来是黑沙人。黑沙是公司对自家那片地盘儿的称呼，依那是公司属下的黑沙钢厂的一名工人，他做安沙人还不到五年时间。依那这名字也是做了安沙人以后才得的。他从黑沙往安沙庄走来的时候叫陈卫国。那时候，他的处境很复杂。身上惹了一个人命案子嫌疑，同时医生又说他身体里有癌，活不了几天了。那一天，他一个人从黑沙医院里出来，心如死灰地走向一个自以为是通向死亡的地方。

然而，他在这条路上看到了一个叫安沙的村庄。当他发现语言在他和安沙人之间已经毫无用处的时候，他打算停留在这个完全陌生的地方等死。意外的是，他在这里等了快五年时间了，死亡却一直没来找他。在等待死亡的这段时间里，他得名依那，而且还学会了安沙的语言，学会了划竹船。

每天，依那就坐在河滩上在抽烟斗，等着有人叫他渡船。阳光给他的脸上涂了釉，淡紫色的烟把影子投到他脸上摇曳，他的眼，像两只黑鱼。头发有些花了，白的黑的在太阳下都还能闪亮，额上的皱纹也不挤，只有三条。太阳很暖和，依那棉衣扣子解开了，棉鞋也脱了放在一边儿，一只小水獭蜷在他的鞋壳里打呼噜。他的身后不远处，一只野猪把半个脸埋在沙里晒太阳，一只长黄色虎斑的猫伏在它的脖颈处，眼睛虎视着水里。突然，它的身体如

缎一般开始流动，从野猪的脖子上流下来，流向水边，黄光闪时，扑通声已响起，再看那猫，已到岸上，浑身水淋淋，嘴里叼着一条花斑鱼。依那扭头看猫，脸上的阳光碎了，掉进水里一跳一跳地闪。一般这种时候，蜷在依那鞋壳里的水獭会伸出头来为猫唱一首歌表示祝贺。有时候，村子那边还会传来一两声直直的山歌，很高亢，很辽远。或者就是娃娃们在喊童谣：“猫爱鱼啊，野猪爱菜，我们爱太阳天天晒。”

这样的地方死亡似乎是不喜欢的，依那在等待自己的死亡来临的几年里，也从来没看见过别人的死亡。有时候，看着庄里那些一百二十多岁的童颜老人，依那会想，安沙或许是一个不死之村。

直到这一天，笑鱼的奶奶要回老家了，他才明白，但凡人世间都有生死。

这一天，笑鱼一早就去替奶奶挖坨朴，乘了依那的船过渡对岸，只告诉依那他是去替奶奶挖坨朴，说他奶奶要吃了坨朴回老家去。他没有告诉依那回老家就是死亡，安沙的辞典里没有“死亡”这个词。依那一直在水边等笑鱼，等他下山来再渡他过河。

笑鱼下山来时背了一大捆柴，手里还抱了一大个树根疙瘩。把树根疙瘩往船上放的时候，笑鱼告诉依那说，这就是坨朴，安沙人回老家前就得吃这种东西。依那说，我从没见你们吃过这个，很好吃吗？笑鱼说，要回老家的人才吃这个，我奶奶要回老家了，是她要吃。依那问，这东西是耐饿还是太稀罕，为啥要回老家前才得吃上一回？笑鱼说，吃了这个回老家的路就好走了。

依那脸上起了迷惑，问笑鱼，你奶奶的老家在哪儿？

笑鱼结了一脸的笑，说，她来的那里。

突然有一条小鱼跳入空中，又咚地一身栽进水里。对面河滩上一只野猪仔儿尖叫一声，癫儿癫儿跑起来。看起来，它的快乐无法言喻。小水獭蹭着依那的裤腿，跟着“喂儿喂儿”乐。

笑鱼说，吃了坨朴，奶奶躺到船上，由水里这些野物送她回去。

依那似乎明白了什么，试着问笑鱼，你奶奶多少岁了？

笑鱼说，一百二十三岁。

依那想了想，觉得自己越来越明白了。他说，你是说你奶奶要死了？

笑鱼反问他，啥是死？

依那寻思了一下，就把眼闭了，说，嘴里鼻子里都不出气了，眼睛也闭了，你叫他他也听不见了，就叫死。

笑鱼笑起来，哈哈，那是回老家。

依那终于明白，安沙人把死看成是生的一个起点站，在他们眼里人生不

过是一段旅程，走完旅程就是胜利，胜利了，就该回去，从哪里来，回哪里去。死，对于安沙人来说，是一件值得庆祝的事情。正是这样一种生死观，才使安沙活出了一种安静祥和。才使他们越接近死亡心头越是温暖如春。

但是，依那知道，死亡的本来面目其实是恐怖和绝望。

五年前的一天，医生告诉他，他已是癌症晚期，只有等死。那时候，他感觉自己像一个被抛入无底黑洞的孩子，那么绝望，那么无助。那时候，上天本来还给了他另一条路，那就是走出医院，再让人把他送进黑沙的监狱，走进被别人看成是生不如死的地方。他是那么渴望去走第二条路，因为如果可以选择的话，他宁愿选择监狱也不选择死亡。

而安沙，却把死亡看成是天堂。

是上天在欺骗他们，还是他们自己在欺骗自己？

小船在水上缓缓划行，依那变得忧心忡忡。笑鱼往衣袋里找，找出来一把紫红色的叶子，软得如绢。这是安沙人的上等烟叶，他给了依那。依那烟斗里抽的就是这个，抽起来从喉咙到肺都清润得很，冒出的烟呈淡紫色，还有一种说不出的清香。笑鱼要抱小水獭，可小水獭赖在依那的脚边，不干。

依那说，我们那边把回老家叫死亡。

笑鱼一副已经明白的样子说，嗯。

但是依那知道，他并没有明白真正的死亡。

依那说，我们那边人人都惧怕死亡。

笑鱼说，惧怕？

依那说，是的，死亡其实是漆黑的无底洞，是魔鬼的大嘴。

笑鱼说，魔鬼？

无知的安沙人，竟然不知道魔鬼！

依那说，我们那边，人死了，亲人要哭。因为死了的人被抛进了漆黑的深渊，亲人们从此就失去他了，他们悲痛。

笑鱼说，你们那边的人会抛进深渊里去呀？笑鱼出了神，在想象那个漆黑的无底深渊。完了他说，那的确是可怕的。但是他又说，还是我们这里好，没有人被抛入那种黑洞。

船到岸边了，依那跳下船，帮着笑鱼搬柴。小水獭跟着跳上沙滩，缠着咬依那的鞋。笑鱼看着小水獭笑着说，这家伙是想睡你的鞋壳哩。他揭下自己的棉帽壳，嘴里啧啧唤着，被吸引了的小水獭看到他把帽壳丢向远处，吱溜溜追过去。看帽壳比鞋壳还实用，乐得吱吱裂牙。索性钻进帽壳，眯眼享受。

笑鱼背上柴,接过依那递过来的坨朴,说,明天我奶奶会跟全庄人告别,她第一个来的肯定是你家。依那心里有点发哽,他说,晚上我看她去。笑鱼说,聚会是在明天,明天我奶奶走,全庄的人都会聚到我家去送奶奶。依那说,好吧,那我明天来。

笑鱼背了柴要走了,依那替他捡起帽壳。小水獭咕噜咕噜,依那脱了一只棉鞋,扔给它。

泊好竹船,依那觉得心里郁闷得紧,决定去看看水娃钓鱼。水娃在两百米远的地方,依那从睡懒觉的野猪旁边经过,猫就跟上了他。走到一百米的地方,小水獭也追来了,拖着他的棉鞋。依那穿了鞋,一只腋夹猫,一只腋夹水獭,继续向着水娃那边走。

水娃双腿从膝处便没有了,天暖的时候,女人木朵就把他背到水边。他要钓一种叫芝麻剑的鱼。这种鱼长在深水中,也从不到水上来晒太阳。成鱼有筷子长,背如白玉,肚子则生有密密麻麻的墨点,头如剑头,头两边长着跟身体一般长的灰色胡须,胡须边长着一对鼓眼睛,那眼睛一眨不眨地鼓着,恨恨地瞪人。安沙人本不喜欢这种把人当仇敌一样瞪的鱼,但安沙人把这种鱼当食盐,钓上来晒干,做成粉,做饭时往菜里汤里放。水娃三年前打柴时不慎摔断了双腿以后,庄上钓芝麻剑的任务就被他全部接过来了。水娃把钓起的芝麻剑鱼做成粉放家里,谁家没了就来拿。

水娃用的是一根柔柔的细竹,梢上拴一根细得几乎看不见的麻线。钓芝麻剑不要鱼钩,线的顶端缠一块小儿拳头大的红色的僵石。把石头抛进深水中,不断地弹动手中的鱼竿,让石头在水里不停跳动。芝麻剑是一种爱睡觉的鱼,石头跳动会打扰它的瞌睡,而且还是它最讨厌看到的红色。这样,它就会生气地用它的胡须缠住石头,一定要把石头缠死。结果,它就被钓上来做食盐了。有一次有人把钓上来的活芝麻剑放到一只红透了的西红柿前,芝麻剑立即把西红柿缠住,一直到那只西红柿被缠得四分五裂。那只西红柿被用来煮了一锅汤,不用另加芝麻剑粉。

水娃已经钓上来三条芝麻剑了,它们被放在一只竹篓里。竹篓放在浅水里,芝麻剑不习惯被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又羞又躁,在竹篓里不安地转圈圈儿。依那挨着竹篓蹲下,看水娃的收获,芝麻剑就停下转圈儿,恨恨地瞪着依那。依那冲鱼们说,瞪我不对,又不是我把你们钓上来的。他用手指数水娃,说,你们瞪他去吧。可鱼儿们不听他的,还瞪他。依那就把心往宽处展开,笑着对鱼们说,那你们就瞪我吧,喜欢瞪多久就瞪多久,反正我也要你们当盐吃进肚子里去,也是该恨的。水娃说,芝麻剑就这德性。

水獭和猫都跟芝麻剑瞪着眼较了一会儿的劲,但它们的眼都瞪累了,芝

麻剑还不眨眼地恨瞪，它们也只好甘拜下风。它们是不吃芝麻剑的，它们怕咸，送给它们吃它们还要怄气。这也是它们愿意甘拜下风的原因。所以，它们从依那身上下来，就再不理睬芝麻剑，一边玩去了。

依那拿出笑鱼给他的烟叶卷了一支递给水娃，说，这是笑鱼刚从山采来的，新鲜哩。水娃伸嘴接了，伸着脖子等依那给他点烟。依那一边为他点烟一边说，笑鱼说他奶奶要回老家了。水娃脸上紧了一下，手中一用劲儿，空中就飞起一道白光。烟没点上，但水娃得了一条最大的芝麻剑，筷子一般长。水娃哈哈大笑，把鱼从线上摘下来，放竹篓里去。水娃说，我奶奶是五年前回老家的，走的那年一百一十八岁。依那说，我晓得你们这里管死叫回老家，可是我没有看见笑鱼的奶奶生病啊。今早上我看她还面色红润，还在跟小娃娃们一起唱“野猪爱菜”。水娃说，该回了就回，不一定非要生病。依那觉得自己在安沙人面前很无知，就想请教，坨朴是个啥东西？是不是吃下它人就死了？水娃说，死了？依那重新说，是不是那东西一吃下人就不出气了？水娃没心没肺地笑，说，说是哩。依那说，我们那边是喝农药，或者吃安眠药，最毒的是砒霜。吃安眠药很舒服，困极了一样睡下就得了，喝农药和砒霜会很难受的，吃了坨朴难受吗？水娃说，不难受，像睡觉一样。依那说，那就跟安眠药一样。又说，我们那边是绝望了的人才吃毒药。你们这里也是吗？水娃说，绝望？依那说，对，绝望，就是没活路了。水娃琢磨了一会儿，还是没看懂“没有活路”是怎样一种情景，最后他说，回老家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

木朵远远的从河滩那边走来，一身油漆红惹得好些小野物抻细了脖子。依那对水娃说，木朵来接你回去吃饭了。水娃回头看一眼正朝自己走来的木朵，悄悄向依那透露：木朵知道他像芝麻剑一样喜欢缠红色的东西，就专门穿红衣服。水娃这么说的时侯挂一脸的诡笑。

按道理依那是该跟着乐一下的，但依那今天心里堆积了很多郁闷，笑不起来。

依那还扭住死亡的话题不放。

他说，我一直以为，安沙是没有死亡的。

水娃没理他。水娃不住地回头看木朵，冲着木朵喊，快点过来，我缠死你！木朵远远地笑，呵呵呵。

依那也看木朵，但木朵在他脑子里也就是一团红光。这团红光让他似有似无地看到了一个模糊的情景。情景里有他的儿子和妻子，还有他和他的小个子儿媳。似乎，他们正坐在一个红色的帐笼子里，又似乎，他们每一个人身体里都点着一盏灯……

木朵走近了。木朵在唱“野猪爱菜”。

依那眼前的情景没了，木朵的身影变得真实而具相。但依那还希望追回那个情景。他的眼神还粘在那个地方，那是一个似乎很远又似乎很近的地方。他冲着那个地方问自个儿：那就是老家吗？

水娃说，哪儿？

木朵说，你也想回老家了？

依那眨眨眼让自己回到真实中来，说，我不想回老家。

木朵说，我们回吧。

水娃像一条鱼一样跳起来，扑到木朵的背上，把木朵往死里缠。真像是芝麻剑碰到了僵石。

依那收起芝麻剑，起身跟他们一起回家。起身时眼前黑了一下，心就跳得没了谱。这可是他来安沙以后第一次出现这种征兆。他暗暗地想，难道自己真该回老家了吗？而这个时候，三个黑沙的人正沿着红水河朝着这里走来。如果他是得道高人，就能看见他面前那条已经命定的路：跟着几个黑沙人走出安沙，最后走成一具干尸。

二

安沙的黎明是从水上的一片乳白色开始的。那是河岚，是河水向太阳发出的第一声问候。安沙的河岚不像别的河岚那么单薄那么气短，它是气壮山河的。开始，它们是一寸厚，平平整整，如水上的一层冰。慢慢地，它们开始往上升。脚并不离开水面，只是把身体往高处长。等长到河谷的半山腰的时候，它们才袅袅的牵牵扯扯的上天去。这个时候，这一片状似冰山的河岚就会把整个安沙照得清亮。搂着安沙的两个山峦，十几座或疏或密的金色竹楼，青青竹林，还有那六棵赤裸裸的参天的木棉，依着安沙的那一片长着一簇一簇巴地灌木的沙滩和沙滩上一个一个小卵石，全都像刚被水洗过的一样。

这个时候的空气是最好的了，那份清凉总是让爱早起的野猪最先尝到。昨晚为了暖和，它跟睡在墙角的笑鱼家的水牛挤了一晚。早上醒来，它也懒得跟水牛打招呼，自个儿哼哼着散步去了。狗也是爱起早的。从它的斜面走来一条，见了它，用一个长长的懒腰跟它打招呼。安沙人家养狗，又都一样的黄色，一样的细腰。到头来如果不是狗认识主人，主人和狗常常就会拉错关系。但野猪都认识它们。野猪的记性特好，这地方的人，牛，狗，猴子，水獭，甲鱼，猫等等它们全都能分清谁是谁。只有蛇，家族繁殖太快，而且不像它们一样忠守家园，所以它们认不太清楚。野猪要去沙滩上撒它一

天来的第一泡尿，然后去找吃的。狗纯粹是为了早锻炼。两个不是好朋友，却也不是仇人，见面点个头也就算了。

除了野猪和狗，这天早上起得最早的就是笑鱼的奶奶了。实际上，昨晚她是一夜没睡。她还不是老人的时候老人们就跟她说过老家的样子。说那里是一块巨大的河滩，河滩边上有七个门洞，从这七个门洞进去，里面分别是“赤橙黄绿青蓝紫”七个园子。说回老家去的人可以凭自己的喜好选择园子，但如果谁要是站在河滩上犹豫，半个阴时人就给变成了一只猫或者是一条毒蛇，得在七个园子里跑来跑去捉上五阴年老鼠，才能得到一张“还身牌”。说一个阴时也就是人眨一下眼的工夫，可一阴年却是人间十年。临到回老家了，奶奶才发现原来还没琢磨过自己最喜欢哪一种颜色的园子。这一天晚上，她全用来琢磨这件事情了。天亮时，她终于决定选择赤色的园子，因为她还听说过进赤色园子的人有机会被派去管理朝霞和晚霞。那种工作太让她心动了。想到自己有一天可以让安沙的霞光更多一点更美一点，她激动得恨不能马上就回到老家，就走进那座赤色的园子。所以，一大早就开始跟人告别了。

白衣白裤白鞋白袜，她穿上老衣，出了门。天已经清明无比，河岚已经从头顶开始牵牵扯扯的往天上升了，可庄子还静睡着。笑鱼的奶奶把视线从河岚那里收回来，途中看到两只野猪硬着屁股在灌木边躲着撒尿。她说，依那要去河边摆渡，出门早，我先去他那里。这话像是冲远处撒尿的野猪说的，可声音又分明太轻，野猪并没有回应。但不管怎么，笑鱼的奶奶是决定先去依那那里了。

依那还没有醒来，睡在他脸前的虎斑猫用爪子捂着他的眼睛，他没有感觉到天亮。安沙人的门都是用篾编的，除了用来挡风再没有想到过其他用处。笑鱼的奶奶不是风，所以就径直推开进去了。来到他床前，她认真地看他的脸，看他呼出的气把猫肚子上的绒毛吹出一个粉色的漩涡。然后，她用手指捅了捅那个漩涡。猫醒来了，乜了一眼笑鱼的奶奶。大概是笑鱼奶奶一身白光刺激了眼睛，它吓一激棱，喵地尖叫了一声，就把双眼都瞪圆了把毛全竖起来了。依那被猫叫声吓醒，睁开眼看到床前站着一道白光，也吓了一跳。但他很快就看清是笑鱼的奶奶了，赶紧穿衣下床，要拉她坐。奶奶的眼睛在半明半暗的屋子里亮得跟猫眼一样，兴奋的光芒在她眨眼的时候碰撞得嚓嚓作声。她说，我今天就要走了，你晚上到我家来送我。依那从来没见过有人在临死前还兴奋成这般模样，一时不知道该如何表示，脸皮扭了几下，看不出是笑还是哭。笑鱼奶奶说，今早上看样子没霞。依那还去里雾里。她又说，明儿我管霞的时候，每天早晚都让安沙有霞。依那的舌头突然

被自己咬了一口，痛得合不拢嘴，脸都白了。

笑鱼奶奶说，你有啥话要带的？

依那终于合上了嘴。舌头还痛，但已经能说话了。依那说，奶奶要把话带到哪里去？笑鱼奶奶说，你在老家那边没人？依那觉得有些明白她说的什么了。他说，哦！有的有的。笑鱼奶奶说，我会碰上他们的，你有啥跟他们说的，我带给他们。逢年过节的时候，你们跟他们说，说不定他们正打瞌睡，听不到的。依那感觉脑子里灰越来越多，他问，要带啥话呢？笑鱼奶奶说，你怕蛇咬吗？依那说，怕。奶奶说，那就叫他们请那边管毒蛇的权跟所有的毒蛇说，不要咬你。

依那说，权是个啥？

笑鱼奶奶说，老家那边管事的都叫“权”。我到那边以后想做管霞的权。一群鸟从村庄上空飞过，撒下一片叽叽喳喳的欢声。

依那说，说了管用吗？

笑鱼奶奶说，管用的。

依那说，那你告诉他们，叫他们跟管着公司的那个权搞好关系，最好是请他喝上一顿酒，让他惩罚公司的董事长和总经理们，让他们把黑沙钢厂还给工人。笑鱼奶奶愣了一下眼，说自己记下了。

依那又说，还要叫公司撤销监狱和劳改农场，让那几个正在被劳改的老哥们回家。

笑鱼奶奶又愣了一下眼，说自己记下了。问他还有没有，依那想了想说没有了。笑鱼奶奶就说，那我去水娃家了，你看，河上快干净了，有娃要过河了，你也要摆渡去了。依那点头，头脑里想，庄子上这么多人都要她捎话，她得愣多少次眼睛啊。

依那几年来虽然已经比较了解安沙人了，但关于他们的死亡他还是第一次走近。原来在他看来十分恐惧的一件事情，现在让他感觉更多的却是神秘。他情不自禁跟在笑鱼奶奶后头，去了水娃家。

水娃和木朵还躺被窝里。被子像他们的茧壳，他们在茧壳里激烈地拱动。依那和笑鱼奶奶没有尴尬地躲出门来。

安沙人的羞耻观不一样，夏天男女光天化日赤身裸体在河里洗澡不是羞耻，男人抱着自己老婆干那事被别人碰到也算不上羞耻。反过来，如果你看到一水湾赤条条白鱼一样的女人，或者你走进谁家的门正碰上谁跟他老婆在床上做那事，就赶紧扭身离开，别人就要羞你了。问你做啥呢？你咋就见不得人了？

当然，安沙的历史上也只有依那被这样问过。

依那现在已经是安沙人了，他已经慢慢学会了把这些事情看得很自然，就像看太阳早上从东方升起，晚上再从西方落下。

他两口子把头从被壳里拱出来，说奶奶这么早啊！笑鱼奶奶说，今天我要回老家了，你们晚上来送我。两口子点头，说好啊好啊。不等笑鱼奶奶说话，水娃又赶紧着说，奶奶你过去帮我爷爷奶奶说，我们想要个娃。笑鱼奶奶说，这阵不也在做吗你们？水娃说，我们是白费劲儿。木朵说，得是个男娃，长大要背他爸的。被壳动了几下，水娃问木朵，你不想背我了？被壳又动了几下，木朵说，老了我就背不动你了。被壳又动了几下，水娃说，你嫌我重？嫌我重？木朵痛着了一样啊啊叫了两声。被壳给抻开了，里面的肉光闪了一下。

依那毕竟还是黑沙人，装着咳嗽，躲出门来了。

他感觉体内正在躁动。他有些难受。

他一个人坐在水娃家院子里百无聊赖地想他的妻子。妻子一直是个很保守的人，跟他钻被窝也从来不光着身子。办事时也穿着半截上衣，办完事马上就套上裤子。他想要是妻子和他一起来到安沙，她能不能像安沙女人一样大白天脱光了身子下河洗澡？他们办那事时会不会不上门栓？在办那事时被别人撞见了他们又能不能如安沙人那般坦然？想这样的事已经很多回，尤其是大夏天的时候，河水里那些白花花的女人身体，更是会让他整夜整夜地去想这样的事情。想得多了，妻子的影像会被一个安沙女人代替，第二天见到那女人时，依那会生一种罪恶感。

笑鱼奶奶出来了。

她要去另一家作别了。依那跟着她。她说，你跟着我做啥？你晚上再来送，现在你得去摆渡了，看河边都有人等着了。依那伸脖子看河边，真有人等在水边了。

他傻着眼看着被死亡的兴奋燃烧得发飘的笑鱼奶奶仙人一样飘向另一座竹楼，木朵就背着水娃出门来了。依那莫名其妙地热了一下脸，问水娃，今天你还去钓鱼？水娃说，要去哩。依那说，那我背你去吧？木朵可以忙别的。水娃嘎嘎笑，说，不不不，我要木朵背，木朵的背软和，你那背硌人。木朵也嘿嘿笑，说，我背吧，他不重的。水娃把断腿在床上一阵敲打，假装不高兴地问木朵，嫌我不重了？木朵哈哈笑起来，说，重，重。

两口子嘻嘻哈哈往河边走，依那跟在后边，替水娃提着钓鱼竿。

安沙庄边儿的这条河叫红水河，河对面也有安沙人的庄稼地，依那每天的活儿就是守着他的竹船，在别人要过河的时候把别人渡过去，或者渡过来。河岚还没完全散去，一些挂在半天，一些还爬在河谷半腰上，河面上还

有半尺厚。依那坐在河边，眼睛盯着河岚，觉得天上有只手，在把河上这块厚厚的冰，拉扯成一缕一缕的纱。

太阳终于从厚厚的云层里把个惨白的脸探出来的时候，爱晒太阳的动物们来到了河滩，三个黑沙人也来到了河滩。

三

三个黑沙人到安沙的时候坐在一艘汽垫筏上。他们说他们从黑沙来，先是坐一条机动船来的，走到上游的一个地方，两边河谷把水挤得很窄，机动船过不来了，他们只好坐汽垫筏过来。他们把眼睛瞪得很大，高声地说，坐这东西在这么深的水上走是很危险的，你们晓得不？他们每个人都穿着红兮兮的救生衣，看起来像被烧熟了的乌龟。水娃抽着不速之客敬上的香烟，两口之后咳嗽起来，就把那东西扔了。听他们说得热闹，又觉得他们那红皮乌龟模样很滑稽，他把刚才那副云里雾里的傻样收起来，哈哈大笑。来人并不明白他在笑什么，但从他的笑声里得到了鼓舞，就忙把自己的名字抖落出来。我叫张垒。我叫王权。我叫李兵。来到安沙以后，除了有时候听到自己咕哝以外，依那已经快五年没听别人说过黑沙话了。开始还感到一种亲切，后来又生出怯意了。这些人是奔什么事情来的？他突然怀疑这几个人是专门来找他的。依那本能地把帽子压低了许多。

三个黑沙人还在跟水娃套近乎，说水娃是钓鱼能手，竟然能用一块石头就把鱼钓起来，说水娃钓的鱼是天下第一好看的鱼，说他们从来没看到过这么好看的鱼。

水娃听不懂他们的叽咕，三个黑沙人大概也把对牛弹琴当成一件乐事。

依那转身走了。水娃问他怎么走了，他说他尿急了，得撒尿去。三个黑沙人听不明白，却看他一路走着一边就开始往裆里掏，就哈哈笑他一回。笑着笑着的突然就不笑了，因为他们看到依那正朝着一河滩的野物走去。他们惊呆了！他们从来没见过一大群野物竟然能和人相安无事地在一个沙滩上晒太阳！

依那躲在一丛灌木后面，只让自己看得见别人。他看到那个自称叫李兵的，许是给野物们吓着了，突然捂住裤裆跳跳。他才是真的尿急了。依那知道，除了安沙人以外，别的人都会很严肃地对待撒尿这件事情。但他也没想到李兵会给尿急得团团转。滩上面有女人弄地，滩下面有无数的野物，他就成了一副只能让尿给憋死的样子。那样子本来是可笑，但依那没心思笑。他一直在担心三个黑沙人突然拿出一张照片来向水娃询问什么。他不知道在安沙生活了几年自己的模样有没有改变，这几年来他从来没照过

镜子。他很想到水边去照照，想看看自己还是不是在黑沙时的样子。仔细想自己的以前的模样，却发现自己并没有一个明晰的记忆。在他的脑子里，死了几十年的妻子的模样还清晰，甚至于儿子每一个年轮的模样都还清晰，就是自己的模样模糊不清了。他突然有点心酸，一个人怎么能连自己的模样都记不住呢？

水娃在扯着脖子叫他。

依那害怕过去，但水娃叫得急切切的，他又怕水娃需要帮忙，只得硬着头皮过去。从灌木丛里出来的时候，依那的帽耳朵吊贴着脸，脖子也全缩进棉衣里了。那是一副很怕冷的样子。水娃说，你很冷吗？依那点头，尽量让脸避着三个黑沙人。水娃说，他们要进寨子，你带他们去得了。依那肯定不想让这几个人进寨子，就贴着水娃的耳朵胡说。

依那说，不能让他们进寨，他们会偷我们的东西。

水娃不懂得什么叫偷，安沙人的字典里没“偷”这个字。

依那说，他们会把我捆走。

水娃说，他们为啥要把你捆走。

依那说，因为我们一帮人打死了公司的保安。

水娃说，他们捆你做啥？

依那再不想跟水娃搅舌头，背了他要回寨子。

可是对岸突然起来一个妇人的声音，叫依那过去渡她。依那不得不去摆渡了，他把水娃背上了自己的竹船。水娃说，我还要钓鱼，你放我到水边去。三个黑沙人紧紧跟在他们后面，依那实在不想回头跟他们照面。在安沙生活了几年，依那的头脑也变得简单了，到这个时候，他也一时拿不出啥好主意来。或者，他想到过趁三个黑沙人还没认出他之前潜逃进寨子后面的大山里去，但在他看来那也该是把河对岸的妇人渡过来，把水娃背回寨子去以后。

依那把水娃重新放回岸上，一个人过去渡对面的妇人。

船到对岸，妇人向他询问对面河滩上那几个陌生人是从哪里来的。依那心里有惶恐，没心思动舌头，只草率地摇头。来回五六分钟，依那不得不再次面临三个黑沙人。泊了船，依那就默着声往水娃走去。三个黑沙人这时候正在跟妇人缠，说他们是公司来的，要进寨子里去找庄长什么的。依那背起水娃就走。妇人看依那他们走了，自己也听不懂这几个陌生人叽哇，也追依那他们去了。由于依那选择的路是从野物场中穿过，三个紧跟其后的黑沙人就给逼得很紧张很狼狽。

他们大气都不敢出。

等走出野物场地，往缓坡上去的时候，他们已经憋得脸发紫了。

他们明显地感觉出安沙人对他们有敌意，所以憋得再难受他们也得动舌头。尽管冲着安沙人的屁股，他们也得尽职尽责地搅动他们的舌头。

张垒粗重的气流拍打着安沙妇人的后腰，他说他们是公司派来的，来这里是因为几个月以后，这个地方将被淹在水下面，他们是来帮助安沙人做搬迁工作的。这话别的安沙人听不明白，依那却听得很明白。他不跑了，站下来喘气。实际上他背着水娃一路半跑，早已经累得喉咙发紧了。他原是想赶紧背回水娃就躲开三个黑沙人的视线。但现在他们说出这种话来，就让他思想摇摆起来了。张垒的话太玄，他目前还弄不明白这三个黑沙人是不是在耍把戏，他知道人是爱耍把戏的。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不管三个黑沙人是不是在耍把戏，他在没搞清真相之前是不能潜藏起来了。他不能让自己在安沙人的灾难面前逃遁。如果这个叫张垒的黑沙人说的是真的，依那认为那就是安沙人的灾难。

依那被这三个黑沙人弄得很烦。

他真想揪着他们随便哪一个的衣服，问他们到底是来干什么的。但他没有。他很清楚自己现在还不敢跟这三个黑沙人面对面眼睛对眼睛。再说，他背上背着水娃，也不方便。张垒白着脸绕过妇人，站到他的面前，要把刚才的事情往细里说。依那埋着头往前逼几步，又慢慢往前走。张垒只好也往前走。后面的李兵说，你走前面不怕狗？张垒怕，就退到依那的后面走。

张垒说，公司要在红水河下游修一个很大很大的电站，安沙属于淹没区，他们来这里就是要将安沙人搬迁到安全的地方去。依那停下了，他甚至回转身，勇敢地盯着张垒的眼睛。张垒那眼睛表明，他说的是实话。依那的心像一支乱风中的狗尾草。他不敢相信张垒的话，也不敢相信张垒的眼睛。他毕竟是一只惊弓之鸟。

后边的妇人问依那，他在咕叨啥？依那心思乱晃，就随口胡说，他们说他们是来给笑鱼奶奶送礼物的。妇人说，他们送的礼物在哪里？依那用下巴指指远处，妇人就看到了水边的汽垫筏和河滩上那些救生衣。妇人乐起来，说他们咋知道笑鱼奶奶要回老家了？又说还从来没外人来送过这里的老人回老家，笑鱼奶奶是第一个。妇人抛下他们独自跑着回去了，她说她要去找这个好消息告诉笑鱼奶奶。

三个黑沙人从依那的眼睛里看出了依那和别人的不同。照他们的说法，依那的眼神和别的安沙人的眼神比，别的安沙人的是一碗清水，依那的则是一碗浑水。他们明显地感觉到依那是能听懂他们说话的。

王权诚恳地说，叔，我感觉你能听懂我们说话。

李兵也用一种十二分诚恳的口吻说，叔，你看起来不是本地人，你能听懂我们说话。

依那皮肉发紧，不敢承认这一点，也不想承认这一点。他故意冲着他们叽叽哇哇，表示他听不懂他们说话，也无法跟他们交流。

张垒的口吻要稍硬一些，听起来有点像他的喉咙里穿着根铁丝，想软也不行。他说，我们说的都是真的，如果你能听懂就一定要当回事。如果你们听懂了却不当回事，我们也可以不当回事。因为你们这地方并不属于我们公司，当然也不属于别的什么地方，说白了就是除了我们公司，这世界上没有人知道有你们这么个村庄存在。

他说，一个谁也不知道的地方，一帮谁也不知道的人，淹了也就淹了。只因为我们公司向来以人为本，才决定来把你们搬出去，你们要是不愿意配合，我们也拦不了你们被淹死。

王权接过去说，但我们不会不管，我们既然来了，就一定是把你们的安全当成我们的安全，绝不会让你们白白淹死在红水河里的。

李兵说，请相信我们。

依那不知道自己该不该相信他们。三个黑沙人已经认定他是一个能听懂黑沙话的人，死死地盯着他不放。这让他无法集中精力去思考。

四

刚才跑回去的那个妇人又跑回来了，还带了一群娃娃一群爱热闹的狗儿，笑鱼和他爸也来了。他们是冲笑鱼奶奶的礼物来的。妇人远远的指着水边的彩色汽垫筏和躺在河滩上的三件红色救生衣，说那就是他们送来给笑鱼奶奶的礼物。

于是，娃娃们浪一样朝着河滩卷去。狗儿们原本是想多嗅嗅几个陌生人的，但看到娃娃们跑了，也跟着一窝蜂往河滩涌过去了。一阵很没规矩地闹闹哄哄，娃娃们就捡起了救生衣，抬起了汽垫筏。

对面河谷上突然又响起一片猴子的喔喔声，滩上就更加热闹了。

三个黑沙人给弄得呆头呆脑，眼睁睁看着笑鱼和他爸在娃娃们中间举起他们的汽垫筏，像一群凯旋的蚂蚁浩浩荡荡去了寨子。

末了，王权说，他们倒是热情，都帮我们把东西接走了。

李兵说，看起来不大像是为我们扛的，倒好像是打劫。

依那很欣慰自己的胡诌产生的效果，他希望别的安沙人能把三个黑沙人的注意力吸引过去，好让他有时间冷静下来观察和思考。如果三个黑沙